

伊莱恩·菲利普斯 Ἐλεῖν Φίλιππος 博士，埃丝特，第 C 讲

© 2024 伊莱恩·菲利普斯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伊莱恩·菲利普斯 (Elaine Phillips)

博士关于《以斯帖记》的一系列四场讲座。在获得康奈尔大学社会心理学学士学位和圣经神学院医学博士后，伊莱恩·菲利普斯和她的丈夫佩里在以色列学习和教学了三年。伊莱恩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拥有费城希伯来语和同源学习学院的拉比文学博士学位，并自 1993 年以来一直在戈登学院教授圣经研究。

她最近完成了一本关于以斯帖记的书评，该书被收录在特伦珀·朗曼和大卫·加兰编辑的《释经家圣经评论》中。这是第一讲，概述并介绍了本书的神学和伦理挑战，最后介绍了《以斯帖记》的文学体裁和结构，由伊莱恩·菲利普斯 (Elaine Phillips) 博士介绍。

《以斯帖记》是一个精彩的叙述，充满了美妙的讽刺和反转，我们将从回顾这个叙述开始。

薛西斯 (Xerxes)，希伯来语中的亚哈随鲁 (Ahasuerus) 或阿哈什维罗什 (Ahasuerosh)，是强大的波斯帝国的一位自命不凡的强大国王。当他的妻子瓦实提 (Vashti) 拒绝在参加国王饮酒盛宴的男人面前展示自己时，他在与妻子瓦实蒂 (Vashti) 的一场意志之战中失败了。显然，他对这次侮辱感到愤怒而无法做出决定，他的首席明智顾问建议他将这一国内事务升级为国家危机，从而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瓦实提再次出现在他面前，这当然是她一开始就打算这样做。

此外，尽管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当他恢复平衡时，却无法撤销他的法令，这一次，他依靠年轻仆人的智慧，重新安排他的个人生活，并为他在宫中找到一位新的女王。以斯帖的人。随着故事的继续展开，令人惊讶的是，薛西斯对这位王后的犹太身份一无所知，整整五年，当以斯帖的表弟末底改挫败了对国王的暗杀企图时，他对他的忠诚漠不关心，并且对这件事的不祥含义视而不见。哈曼企图通过一项用薛西斯自己的图章戒指封印的法令来提升自己并毁灭整个民族。哈曼是一位高级政治官员，事实上，地位仅次于国王。

然而，当他得知末底改不肯按照命令在他面前下拜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感到非常失落。提到末底改的犹太人存在和身份，哈曼就有可能对末底改的全体人民进行真正恶意的报复。哈曼

通过抽签（称为“pur”）来安排此事，以确定屠杀犹太人的日子，然后他以一种特别狡猾的方式获得了国王的批准。

当国王的法令（实际上是哈曼的法令）公布后，末底改向王后以斯帖发起挑战，要求她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干预。禁食三天后，以斯帖越过边界进入国王的寝宫，赢得了他的青睐，并邀请他和哈曼参加一场私人宴会，激起了他的好奇心。哈曼兴高采烈地回家，直到他遇到了他的宿敌末底改，末底改拒绝在他面前起身，这让他又陷入了愤怒之中，他的妻子建议公开绞死末底改，这也安抚了他的愤怒。

与此同时，国王正好失眠了，解药就是读一本宫廷史书来催眠。国王发现他在宫廷礼仪上的失误，没有奖赏末底改，于是决定纠正事情，并询问哈曼，此时哈曼恰好来到他的卧室门口，以便获得绞死末底改的许可，应该怎样做？为国王希望尊敬的人而做。哈曼的自我意识良好，他确信国王有意这样做，并描述了一次精心设计的公开展示，然后他被迫代表末底改进行表演。

他感到羞辱，回到家，正好被护送回到以斯帖为他和国王举办的第二场宴会。这两场宴会已经充分地软化了国王和哈曼，以至于她惊人地揭露了自己的犹太身份和哈曼的背叛，分别激怒了国王和哈曼。在充满恐惧和愤怒的场景中，哈曼的计划在他面前爆发了。

他的求饶请求无人理睬，他被挂在为末底改准备的柱子上。在这些逆转中，埃丝特的性格从最初对她表弟的顺从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权威人物。她和末底改一起反抗哈曼的致命法令，皇家授权犹太人在面对全帝国范围内针对其人身和财产的组织攻击时进行自卫。

他们成功了。一个名为普珥节（Purim）的纪念庆祝活动成立，以回应穷人而命名，卷轴以和平与稳定的统治结束。由于情节如此引人入胜，读者很容易忽视文本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这个叙述同时是尖锐的讽刺，因为它取笑了整个波斯宫廷，并且是可怕的不祥之兆，因为一个人受伤的自尊和仇恨给整个犹太人带来了潜在的灾难。该文本提出了关于种族、性别和暴力的非常及时且令人困惑的问题，并继承了传统的正统观念。每一个转折点也都充满了歧义。

我们对瓦实提、亚哈随鲁、薛西斯、末底改和以斯帖的选择和活动有何看法？除了彻底邪恶的哈曼之外，叙述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从几个世纪的评论家那里获得了令人惊讶的广泛的性格评估。同样，从广阔的波斯帝国到散居海外的犹太人所代表的社区也引起了赞扬和蔑视。就连上帝本身也受到审视。

我们如何理解他明显缺席人类事件的舞台？正是面对这些神学和道德挑战，我们将开始我们的调查。在拉比传统中，《以斯帖记》被解读为一本基于与申命记

31:18

的词汇联系的神圣隐藏之书，其中部分内容是，引用，我一定会隐藏，“搅拌”我的脸。与以斯帖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上帝的明显缺席以及末底改和以斯帖的选择都引发了对这本书神学意义的一系列评

估。有学者给这本书贴上了世俗的标签，声称它首先反映了文化妥协，然后是过度的民族主义，这两者都不是典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上帝的名字，缺乏明显的祈祷和虔诚，以及以斯帖的可疑行为都被视为她和末底改代表了一个绝对不宗教的散居社区的证据。

它无意遵守盟约。它已经失去了上帝临在的感觉，留在散居国外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服从的。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影响文本解释的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虽然后启蒙思想很容易在世俗民族主义和宗教意图之间建立二分法，但这在古代晚期是不可想象的。EP 桑德斯 (EP Sanders) 指出，对社区的忠诚与对创造社区的神灵的忠诚是密不可分的。群体认同和对上帝的奉献是相辅相成的。

无神论在古代世界几乎是未知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确实存在一个神圣的领域，紧密引用。除此之外，在与外国人有关的叙述中，上帝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出现。

这在约瑟和路得的叙述以及以斯帖记中都很明显。我认为叙事中有上帝存在和活动的迹象，这表明戏剧中的人物和作者都将自己视为上帝圣约团体的成员。首先，有对上帝活动的暗示。

末底改在第 4 章第 14

节中呼吁来自其他地方的帮助是最明显的。但同样，末底改的犹太身份是哈曼妻子承认更大且无法控制的事情正在发生的基础。

稍后我们将在第 6 章第 13 节中讨论所有这些内容。

其次，有人呼吁上帝干预，特别是禁食。第三，所有通常被称为巧合的事情累积起来都很重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王的失眠，但叙述中自始至终都出现了巧合。

最后，围绕人类期望的意外逆转而建立的综合结构证明了对环境的神圣控制和对最终正义的希望。这一原则在第 9 章第 1

节中得到了阐述，并表达了“它因犹太人敌人的恶毒计划而被推翻”。假设文本确实反映了上帝对关键事件的精心安排，以及主角对此的意识，那么为什么叙述者不公开提及上帝并将这些活动归因于他呢？中世纪的犹太注释家提出了多种解释，一方面是作者担心不冒犯波斯当局，另一方面是担心在普珥节的轻浮行为（尤其是过度饮酒）期间亵渎上帝的圣名。

这些可能性在最近的评论中不断出现，但这两种建议都是有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与普珥节相关的过度饮酒只是在公元四世纪才出现，而且是在巴比伦，所以当然，那里不会有任何联系。更重要的是，叙述中上帝存在的模糊性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和广泛的应用。

无数天赐的巧合都是在需要负责任和忠实的人类选择和行动的背景下发生的。面对反复出现的神圣沉默，上帝的子民被迫在生活的真实模糊性中出现的不完美的选择中做出选择，就像以斯帖和末底改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有信仰的人们相信上帝会解决不公正和苦难，并会以他的智慧和时代来保护他的子民。

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段经文将在几个世纪以来为上帝的子民充满痛苦和磨难的过程中被反复阅读。谈到负责任的行为问题，有人认为末底改和以斯帖都遭受了严重的道德败坏，导致上帝默默的反对。末底改住在苏萨，更不用说在宫廷中担任过某种职务，而不是与流亡者一起返回，这被认为是他不服从的证据。

也许这里应该对历史进行一次小小的回顾。公元前 586 年，犹大和耶路撒冷曾被尼布甲尼撒蹂躏过。所罗门建造的圣殿

被毁，人口被大规模驱逐到巴比伦。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的宗教身份因失去与土地的联系以及巴比伦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再教育而受到损害。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一章以及主流文化的诱人吸引力中感受到了这一点。然而，巴比伦的优势相对短暂。

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人，居鲁士大帝于539年颁布法令，按照耶利米关于他们确实会回来的预言，将忠实的余民送回犹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返回的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在不同的侨民环境中舒适地定居下来了。

那些返回的人遇到了严重的反对，但仍然响应了哈该和撒迦利亚的预言事工，并最终在大流士统治时期的 516

年完成了第二座圣殿。现在，对我们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薛西斯于 486 年从大流士手中接管了波斯王国，大约是第二座圣殿建成后的一代人。犹太人社区似乎是在散居各地建立起来的，却无意重返故土。

这可以合理地被解释为对上帝和他的圣约子民的不服从和缺乏忠诚，而他们是在这片土地的背景下被显著定义的。然而，为了将这一点放在更广泛的圣经背景中，重要的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在他们个人故事的开始时，也在苏萨担任高调的职位。事实上，这些事件发生在《以斯帖记》中所描述的危机之后大约一代人的时间，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也许亲犹太情绪的浪潮和末底改的立场所设定的模式为以斯拉和尼希米在各自返回犹太之前在波斯宫廷中担任的重要角色铺平了道路。对末底改的进一步指控集中在他愿意将以斯帖送进波斯宫廷这个罪恶的巢穴，也许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此外，一旦以斯帖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下，他就禁止她透露她与上帝圣约子民的身份。

这可能意味着他完全无视他的传统的精神方面以及他有意同化到主流文化的意图。然而，与这张图片相反，文本中很早就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那么冷酷无情。在埃丝特父母不在的情况下，他照顾她并将她收养为自己的女儿。

对埃丝特的描述强调了她非凡的美貌，远远超出了被围捕的标准。被带走是不可避免的。当她被困在后宫时，末底改对她的关心从他每天在宫外散步中可见一斑。

我们将结合文本进一步发展这些内容。对埃丝特的批评也在几个季度有所增加。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与瓦实提相比，她是一个严重不足的榜样，瓦实提勇敢地拒绝成为国王的占有物，并因此将王冠转发出去。

相比之下，以斯帖则被动地按照别人的吩咐去做，让自己被一个又一个男人控制，并以一位强大的女王的身分施展女性的操纵诡计。这促使一些读者认为该文本具有令人不快的颠覆性。此外，以斯帖似乎毫不犹豫地进入后宫并参加比赛，其唯一目的是满足异教徒和好色国王的性欲。

现在，从以色列历史一开始，与迦南各族群的通婚就被禁止。我们在申命记第七章中看到这一点，因为偶像崇拜的诱惑。以斯拉记 9 章和尼希米记 13 章记载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改革活动中的严厉措施背后也有同样的动机。

那时外国妻子都被休养了。这些活动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大约是薛西斯和以斯帖时代之后的一代人。然而，决定性因素是，以斯帖再次被纳入国王后宫征召的年轻女子之中。

此外，虽然最明显的解释似乎是，以斯帖确实在第一晚证明了自己是比所有其他候选人更令人难忘的性伴侣，但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国王对她特别感兴趣，因为她确实不屈服于他的突发奇想。朱迪思·罗森海姆 (Judith Rosenheim) 等人是这一点的主要支持者。毕竟，薛西斯可以进入完整的后宫来享受这些乐趣。

更有利的描述将埃斯特的性格从最初的被动转变为直率的勇气。然而更准确地说，她从一开始就是王室和宫廷更广泛机构中的一名演员。她赢得了重要人物的青睐。

其中一个恩惠是一种比通常所见的恩惠更具活力的希伯来习语，并且在整篇文章中与以斯帖的使用一致。当末底改在第二章结尾揭露暗杀阴谋时，她成功地充当了末底改和国王之间的中间人。当需要进入

公共领域时，埃丝特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对整个行动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

她赢得了犹太人以及她自己的少女的支持。她与国王和哈曼对峙，并为犹太人安排了自卫措施，最终设立了这个节日。这使我们更加关注文本的目的。

很明显，本文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主要意图。一是设立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以纪念整个帝国的犹太人免遭灭绝。阅读这个故事将成为纪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九章牢固地确立了为期两天的节日。这种强调尤为重要，因为与主要的犹太节日不同，普珥节并不是在西奈山设立的。然而，一些学者认为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拯救叙述与第九章的节日庆祝之间的联系是次要的和人为的。

19世纪的学者提出了创造性的假设，试图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犹太人的拯救故事会与他们所认为的预先存在的异教庆祝活动联系起来，无论它是源自亚述、巴比伦还是波斯。然而，这个假想的节日的性质和它提出的起源点一样是暂时的。有些人建议新年，有些人建议春节，还有一些人建议举办纪念死者的盛宴。

似乎很清楚的是，阿卡德语术语“Puru”或“Purim”可以通过亚述和巴比伦文本追溯到，确实意味着“命运”，其次意味着“命运”。换句话说，以掣签来决定历史结局的做法是由来已久的做法。朱迪思·罗森海姆观察到，在波斯文化中，抽签的结果被视为异教神灵预定决定的证据。

因此，该批次并不表明随机机会。相反，也许哈曼正在咨询他的神灵。鉴于这种更广泛的社会宗教背景，重要的是，这种叙述要按其实际情况展开，上帝显然是沉默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但有主权自由地逆转通过铸造普珥设定的日期，并且特别是与逾越节拯救的传统。

因为有纪念这一事件的任务，所以有必要背诵这个故事，以便根据《以斯帖记》第9章第28节的说法，它确实会被记住和表演。正是这一命令将第一章至第八章的叙述与有关

节日的立法结合在一起。必须让人们讲述和听到它，才能代代相传地重新获得经验。

每年都要诵读《以斯帖记》，以便以色列人重温抹去敌人记忆的经历，直到神的国度来临。中世纪的犹太评论家将《以斯帖记》的叙述视为最终救赎的预兆，届时以孔雀石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将最终被摧毁。因此，叙事呈现出宇宙的规模。

因此，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普珥节戏剧（称为普珥节戏剧）已成为这一纪念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个故事不仅证实了这个节日的真实性。这是唯一一篇只关注侨民生活的圣经文本。

与《圣经》中强调回归故土的其他流放后文学不同，这个叙述呈现了选择继续分散的复杂性，以及那些侨民社区的脆弱性。一方面，这个故事的结尾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完全整合的未底改，他与异教宫廷的联系和上帝子民的生活之间显然没有紧张关系。相反，他和埃丝特都创造性地利用现有制度的机制来造福于他们的人民。

但另一方面，异教领域从根本来说是不值得信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叙事开头的滑稽语气只会加剧即将到来的震惊，因为骄傲和自私很快就会转变为凶残的仇恨。纵观犹太人散居海外的历史，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潮流都以惊人的频率转向对他们不利，而自卫的尝试本身也常常被视为非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视为保护的广泛文化同化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反弹，西欧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就是最新的发人深省的提醒。总而言之，以斯帖记的文本至关重要。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它展示了一种关于分散的神学，其中犹太人的行动与相信上帝的天意一样必要。

它为犹太人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在这些分散的社区中不稳定的生存做好了准备。从这方面来说，它是正典绝对重要的一部分。最后，以斯帖挑战所有读者，即我们，思考上帝以何种方式为我们准备了这样的时刻，以及那些时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可能会发生什么。

文本中的一个信息与忠实地生活在可能与我们的信仰传统严重不一致的系统中有关系。从目的转向历史和文学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过渡的总体时间表

，以及散居国外的犹太人在这种背景下的地位。让我们进一步发展薛西斯或亚哈随鲁的性格。

圣经外的主要来源是希罗多德，在色诺芬和克尼多斯的克特西亚斯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些额外的细节。还有波斯铭文和考古证据可以阐明我们的理解。在大流士去世之前，第二座圣殿竣工，薛西斯是王储兼巴比伦总督。

继位后，他在位时间为 486 年至 465 年，他的军事活动首先前往埃及，然后被迫镇压巴比伦的叛乱。然后，他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进攻希腊，这将是重要的，这次冒险使雅典变得荒凉，但最终薛西斯的失败告终。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薛西斯是一个残忍好色的暴君，这一特征与故事情节非常吻合。

薛西斯被刺杀后，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继位。除了我们刚刚概述的波斯背景之外，《以斯帖记》还回荡着以色列所有圣约历史的回声。毫无疑问，首要的一个是以色列和亚玛力人之间长期的敌对。

我们在第二章中得知，末底改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的祖先之一名叫基士。读者应该将其与扫罗王联系起来，他的父亲是基士。另一方面，大敌哈曼也与古老的亚甲家族有明确的联系。

精明的观众会认识到以色列君主制早期的一些重大未竟事业，当时扫罗王奉耶和華之命消灭亚玛力人，而亚玛力人的国王正是亚甲。这是《撒母耳记上》第 15 章。这并不是来自自主的反复无常的命令。

对亚玛力人的审判应验了神在出埃及记第 17 章 14 节中的宣告，即如本章前面所述，他将消除亚玛力人攻击以色列人的记忆。这种攻击的残酷性在申命记第 25 章中变得很清楚，第 17 至 19 节尤其重要。总而言之，他们说亚玛力人攻击那些软弱落后、落后于以色列人的人。

这是恶意活动。这是令人发指的。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这次军事遭遇的背后是早期的敌意。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后裔，创世记 36 章 12 节，我们知道雅各（或以色列）和他的兄弟以扫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爱。无论如何，扫罗违背了神，让亚甲活着。

末底改和哈曼之间的对抗重新审视了过去的种族紧张关系，这一次，哈曼上台的明显不公正性突显了，而末底改仍然没有得到承认。还有其他的圣经联系加剧了哈曼对犹太人表达的敌意。正月十三日颁布了消灭、杀害和消灭犹太人的法令。

那是逾越节的前一天。犹太人没有在这个节日庆祝，而是在逾越节第一个月庆祝亚达月 14 日和 15

日，即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对残酷压迫和随后的解放的集体纪念将在整个犹太社区中产生反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读到的叙述中。

纪念拯救的两天定为亚达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即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它们也与正月尼散月 14 日和 15

日庆祝逾越节并行，并且两者都将永远保留。与埃及和出埃及记的背景的进一步联系可以在约瑟的叙述和以斯帖砍末底改之间的相似之处找到。

这些范围从反映实际语言到所代表的广泛主题。在每一种情况下，上帝的存在都是沉默的。毕竟那是异国他乡。

这给我们带来了叙事风格和历史性。我们首先要处理历史性。叙述涉及日期、数字、名称和程序，这表明它至少打算被视为历史。

此外，在许多细节上，以斯帖记与圣经以外的资料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显著的，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承认。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作者以合理的方式代表了波斯的习俗、文化、语言和宫廷礼仪，但这个情节和这些人物却未经证实。这让许多人认为该文本是某种形式的历史小说。

如果是这样，有关细节的历史性问题可能会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另一方面，如果它确实是一个历史叙述，那么确定其再现的真实性就很重要。普珥节确实被热情地采用和实践，这应该让怀疑者停下来，如果基础完全是捏造的，那就相当令人费解了。

叙述的本质是上帝将他的子民从一场正在发生的非常真实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如果这种拯救实际上从未实现，那么这种希望的信息就会严重减弱。事实上，文本的每一篇介绍都从一个或另一个角度解决了所谓的不准确之处。

他们提供了问题清单。他们偶尔会根据可能性的程度对问题进行分类，并指出为什么它们要么无法解决，要么整理证据来证明这个问题应该被视为转移注意力。我在这里的目的只是再次审视主要问题。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以斯帖成为女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女王应该是从大流士上台时参与推翻法师的七个家族中选出的。我们可以在希罗多德第三卷中读到这一点。然而，希罗多德的记录反映了这些阴谋家之间的一项协议，这种协议发生在薛西斯之前一代人。

这并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实际上，这将省略居鲁士本人的血统。因此，这似乎不是对历史性的非常有效的批评。更具挑战性的是，没有外部证据证明末底改在帝国中的地位是第二。

请注意与约瑟夫的相似之处。有一份波斯时期未注明日期的楔形文字文献，提到了一位马尔杜卡，他被认为在大流士统治后期或薛西斯统治初期担任高级职务。它于

1940
年首次出版，并被后来的学者反复引用，被誉为圣经文本确实代表的末底改地位的

证据。
不幸的是，最近对该文本的评估质疑该文本中的马尔杜卡是否真的像最初想象的那样重要，以及他是否在 **502**
年之后（比薛西斯时代早了很久）在位。考虑到马杜克本人、众神和万神殿的宗教意义，发现这个名字的变化融入到那个时期的许多个人名字中并不罕见。所以，我们确实没有任何证据。

另一方面，圣经中的末底改人物并没有出现在世俗历史的书页上。这可能只是几千年来历史书写的一个反映，其中对犹太人确实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犹太行为者和事件被忽视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瓦实提的身份。表面上，她是在位女王，直到 **483** 年，即薛西斯登基三年后，她才登上王位。

她与臭名昭著的阿梅斯特里斯（薛西斯的妻子）的关系是我们的问题，希罗多德描述她参与了 **480**
年希腊战役后的王室阴谋。一种可能是简单地说，在希罗多德关于王室女性的记录中，埃丝特和瓦实提都没有出现，而记录中似乎有相当多的人。毕竟，阿梅斯特里斯是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物，而希罗多德则倾向于追求色彩。

希罗多德顺便指出，例如，阿梅斯特里斯在晚年活埋了 14 个著名波斯人的儿子，作为对冥界之神的感谢祭。关于她对麦克西斯特斯的妻子的残忍的叙述，我们稍后会谈到，同样令人震惊。当她的儿子阿塔薛西斯在薛西斯本人被刺杀后上台时，阿梅斯特里斯仍然活着并具有影响力。

当她钉死一名伊纳罗斯、斩首 50 名希腊人并活埋来自科斯岛的阿波罗尼德斯时，她似乎并没有失去残暴的本领。换言之，她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物，而且还是有些出镜的。话虽如此，阿梅斯特里斯和瓦实提可能是同一个人。

谢伊和赖特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将简要介绍他们所说的内容。首先，众所周知，名称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非常不稳定。

虽然瓦实提 (Vashti) 这个名字看起来不太像阿梅斯特里斯 (Amestris)，但它代表了波斯名字的希伯来语翻译的英语版本。当希罗多德将这个波斯名字翻译成希腊语时，需要进行替换，因为第一个辅音和第二个辅音在希腊语中都没有对应的字母。因此，这可能是两个人以及该名字的两种不同演绎。

此外，阿梅斯特里斯不仅是薛西斯的妻子。她也是他的一位指挥官奥坦努斯的女儿，奥坦努斯是前面提到的重要七贵族之一。她已经生下了薛西斯的两个儿子，第三个儿子阿尔塔薛西斯，第三个儿子阿尔塔薛西斯，第三个儿子，确实出生于 483 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一年。

实际上，这些情况可能意味着，虽然她可能被驱逐出薛西斯的卧室并被剥夺王冠，但驱逐是有限度的，并且有充分的政治理由让她留在庞大的王室中。然后我们要考虑的第三件事。第一章事件发生后不久，薛西斯前往西线发动战争，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一直占领那里。

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节可能是在薛西斯记起瓦实提这些事情之后开始的，指的是这段时间的流逝，直到他回来才开始大规模围捕年轻女子。我们确实知道，经过一年的准备，以斯帖第一次登场是在国王第七年，即 479 年。与此同时，希罗多德讲述了一个关于薛西斯与他侄女调情的非常复杂而丰富多彩的花絮，情妇的嫉妒，以及她对可怜的年轻女子的母亲（我之前提到过的马西斯特的妻子）的狡猾而残酷的报复。

这是一个可怕的场景。希罗多德在这上面花了很多篇幅。在这些事件之后，薛西斯可能已经做好了迎接新女王的准备。

也许他对瓦实提和她所做的事情的回忆并不完全是喜爱的，如果这种记忆包括她在这三年里的活动的话。无论如何，希罗多德的叙述并没有说薛西斯统治第七年到第十二年有情妇担任女王。这确实是言过其实了。

另一个问题。虽然波斯人和米底人的法律的不可撤销性在我们的法理学概念中似乎很麻烦而且确实不切实际，但将不可改变的王室词置于其神学和政治文化中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文化中，诸神给予了不可改变的授权，而国王则模仿了神。波斯政治神学意味着国王的话语是对神的模仿，统一了王国。

在这种情况下，米底人和波斯人的法律是不可撤销的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要有机制来绕过这些不可改变的法律。顺便说一句，犹太人似乎对这一现象印象深刻，将其写在《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文本和版本，这对以斯帖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方面。以斯帖记的文本提出了挑战，因为存在两个现存的希腊语版本，它们在某些方面彼此显着不同，并且在希伯来语文本之外进行了修饰。更容易理解和更长的希腊语版本，称为 **beta** 文本或 **B** 文本，出现在七十士译本中。

从广义上讲，它由六个主要版本组成，所有这些版本都通过命名上帝，直接描述他的干预，报告末底改所做的世界末日梦想，以及最终它的内容，增强了文本的神学或戏剧内容，这是重要的一点。解释，插入末底改和以斯帖的祈祷，描述以斯帖与国王的接见，以及呈现皇家法令的文本。从我的总结中可以明显看出，添加的结果是上帝和末底改而不是以斯帖成为文本的中心，并且叙事结构强调了显着不同的关键主题。除了这六个不同的单位之外，《七十士译本》的叙述也有一些修改，并且许多修改澄清了希伯来语文本中明显的歧义。

第二个希腊文本，称为阿尔法文本，明显较短。它有六个版本，这些版本是《七十士译本》的特征，但一旦这些版本被删除，它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波斯人和米底人的法律是不可撤销的，这一细节反而改变了叙述的发展。哈曼死后，末底改只是要求撤销该法令。

国王将国家事务交给了末底改，而那些仍然一心要消灭犹太人的敌人和出于自卫而杀人的犹太人之间并没有发生随后的冲突。

《以斯帖记》是《旧约》希伯来语《托拉》之外唯一有两个塔尔古姆（阿拉姆语译本）专门讨论它的文本。第一个仔细地复制了希伯来语文本，但穿插了有效充当语法和解释性评论的材料。

最终结果大约是希伯来语文本的两倍长。第二个阿拉姆语译本甚至更加扩展，这既反映了以斯帖记叙事的流行，也反映了伴随故事而来的创意装饰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真正关心如何让宗教活动和信仰得到更大的关注。

在确定文本的类型方面，人们还缺乏一致意见。事实上，一些学者对于是否要贴上单一标签犹豫不决，因为文本体现了如此丰富的文学特征。正如我们所知，这个故事的一个明确特征是对无能的波斯宫廷的欢快讽刺，与对种族灭绝的不祥恐惧形成鲜明的结合。

该文本声称幽默中夹杂着难以置信和夸张的内容，经常被称为波斯宫廷舞台上的文学闹剧或滑稽剧，或者是滑稽模仿和矛盾心理的狂欢节式融合。进一步的建议是历史小说或中篇小说。与此相关的是，最后立法语言的混乱产生了节日意识形态的标签。

每个类别都意味着该作品主要是虚构的。尽管如此，鉴于历史背景的出色表现，我认为最好的标签很可能是历史叙事。当完整地阅读文本并转向结构时，我们会看到明显的总体分歧。

Chiastic结构的外部框架由成对的盛宴组成，其本身由亚哈随鲁的伟大和最后的亚哈随鲁和末底改的通知构成。第一章描写国王的奢华宴会。第一个是为军队和贵族准备的，第二个是为苏萨居民准备的。

相应地，卷轴以两次普珥节庆祝活动结束，这也是一个饮酒节，一次是在亚达月十四日，第二次是在苏萨月十五日。以斯帖记第6章第1节，以王的失眠为中心转折点，这发生在以斯帖记的两次私人宴会之间。国王的失眠以及随后薛西斯和哈曼之间的交流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计划的范围，无论是好是坏，以至于他们成为上帝主权工作的惊人见证。

叙述的中心位置微妙地强调了这一点。交叉中的另外一对是哈曼的崛起，与末底改的崛起并行。以斯帖作为外邦人的身份，与自称为犹太人的外邦人相匹配，一方面，末底改和以斯帖之间的命运般的交流，与以斯帖和亚哈随鲁在第二次宴会上的紧张交流相平行。

最近的评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术语是“peripety”，它指的是事件突然且出乎意料的逆转。这些模式化的重复和反转既推动了叙事的发展，又让人们明白上帝在他子民生活中主权存在的深刻意义。这个原则在《以斯帖记》第9章第1节中有明确阐述，我们已经提到过，但它被推翻了。

重复作为逆转的风格背景而大规模发生，但并不限于这种媒介。有过多的词语对、对事件的重复指示以及成组的陈述和请求。这些双峰在对波斯宫廷的描述中很明显，其特点是用特别丰富和过多的词汇来传达宫廷的富裕。

这些词对是约翰·莱文森所说的波斯官方用语的代表，并且可能是对王室场景的幽默讽刺的一部分。此外，这些对导致了国王邀请以斯帖陈述她的情况的关键请愿和请求模式，正如我们将在她的两次宴会中看到的那样，首先在以斯帖记第5章中，然后在以斯帖记第7章中再次重复。也有可能这些言语对和节日对都是普珥节两天庆祝活动的预兆。换句话说，双重性在这里非常重要。

此外，也许最后的两封信继续强调双重证明，而无处不在的二元性也可能强化了双重忠诚的主题，而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一直在与这个主题斗争。在几个关键点上，这在风格上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无处不在的二元组被三元组取代，最明显的是在制裁和实施暴力的背景下。当我们看到犹太人康复、休息和欢乐时，他们依次发出四重口头的欢呼声。

除了成对出现的奇特和重复之外，关键语境中还存在过多的被动动词形式。以斯帖的早期形象几乎都是这样描述的。她受到更大的无名势力的攻击，犹太人也是如此。

但这种匿名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以斯帖、她的年轻女子和犹太人。它渗透到叙事的法庭场景中，在这种背景下，它可能会

剥夺官僚机构的责任。最有趣的是，被动形式也使得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变得模糊。

作为最后一点，隐含在这种风格手段中，回到我们对叙事的目的感，可能是对那位不知名的神圣协调者的认可。到此我们就停止介绍了。